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乡镇小说

XIANGZHEN XIAOSHOU

沙 汀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沙 汀
乡镇小说

吴福辉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高传琳

沙汀 乡镇小说

吴福辉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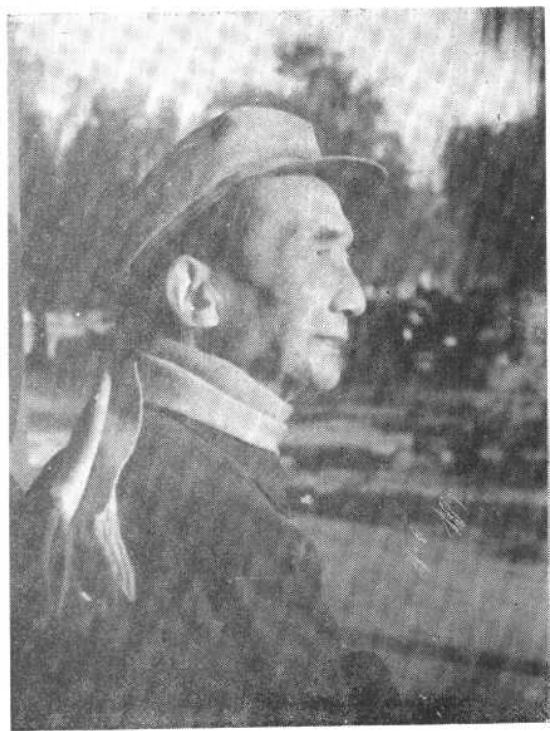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5 字数 111,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ISBN 7-5321-0878-3/I·691 定价：4.15元



作者像

出版说明

一、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特出“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丛书。

二、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进行编选，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有的也可以几个角度编选几本。

三、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写“序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6月

序

吴 福 辉

提起现代乡镇小说，会让人即刻想到鲁迅那些以鲁镇、未庄为人生舞台留下的经典之作。虽然这样地追溯源头绝对无错，但如果真要寻找一位一生专注地描写中国宗法乡镇社会，并以此为自已全部艺术生命的作家，可能还非沙汀莫属。

除了早期的几篇刻划知识者自身的困境或从侧面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说之外（《法律外的航线》、《老人》皆只有风土、乡土，而没有乡镇），远在1931年沙汀写的《风波——几段乡村生活纪实》里，便出现了他的故乡川西北荒僻乡镇的面影：当街的茶堂、烧饼摊、凉粉摊、赌摊，在其间活动着的“斗行”、县衙差役、粮绅、光棍、鸡婆、乡村流氓，市面上充斥

的随便哪个川军师部铜元厂就敢铸造的哑、破、假、烂的劣币：“捶板”等等。1934年写《祖父的故事》，1935年的《丁跛公》里冒出了那个惯于收债派款、征粮勒捐的鬼乡约，所谓沙汀笔下有趣味的恶人形象粉墨登场了，他的成熟的乡镇小说叙事体源源而来，以致一发不可收。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是沙汀创作的巅峰期，他的代表作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长篇《淘金记》清一色都是乡镇小说的璀璨精品。

乡镇小说与沙汀结下不解之缘，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地不可分割了。

关于乡镇小说，大体上可做这样的界定：它应该是乡土小说的别体，是专事叙述乡镇的乡土小说。在中国，从沿海到内地，乡镇的广大存在，成为乡村中国的一个基本的图景。生产力较高的江浙一带中小城市，或者就由历史名镇演变而成，或者在它的周围星罗棋布着农业经济较为活跃的大型乡镇，仿佛排着队准备随文明进程挨进现代都市系统。请读读王鲁彦等所描写的江南城镇受外部资本主义压迫而引发的人们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激烈冲突，老的一代敌不过青壮一代，便不难窥见这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通向市镇的一面。而在沙汀偏远的家乡，地处绵阳西北部与大山区接壤的安县，乡镇更多地是与乡坝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的。乡坝直接植根广袤的土地，乡民皆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世代从事农作；乡镇却有不同，它稍稍脱开了田垌，产

生了最初一批离开土地的镇民，乡镇成为赶场的集市、手工作坊的集中地、乡村头面人物争夺执掌权力的角斗场。当然，这一切仍与土地须臾不能分离。安县周围的花菱、黄土、桑枣、秀水诸镇我都有幸去过，每镇一两条街道而已，但守着公路，当年即被沙汀借用来虚构他的实实在在的乡镇世界，它们更多地是通向乡坝子的。县府所在的安昌镇，明朝洪武十年（1377年）建置，六百年来被四近的乡下人尊称为“城里”，就是说再保守闭塞的乡镇也具有雏型的“乡村都市”的角色功能。不过你若读过沙汀《某镇纪事》里写的那个不大不小的乡镇，两家面食店，三家鸡毛客栈，一家官店，五六片茶馆，一条鹅卵石道，一个神经兮兮的留洋学生、当校长的两级小学，除了上茶馆、“打围鼓”、“讲圣谕”，闹土匪，听传闻，“我们这镇上的生活，也真有点闷人呢”，你能嗅闻到稍大些的安昌镇于20年代的某种气味。1986年我从安县城关镇（城墙拆于20年代末沙汀短期任县教育局长的時候）的“西门”慢步踱到“东门”去，总共没有用上十分钟！乡镇文明毕竟仍是乡土文明的一部分，沙汀的内陆边地乡镇，尤其是现代文明的历史脚步来得出奇迟的地方，是乡村中国最后一块割据的王国。与从沿海乡镇可以研究中国宗法农业社会迅速分崩离析的进程不同，这里可以观察到它顽固地不愿退出历史，缓缓解体的超慢镜头，就像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们经由现代遗留的原始部落来研究人类，从昨天来研究今天、明天一样，沙汀的乡镇小说可以称为这块

无垠土地已逝年代的活化石。

这样，就命定了乡镇小说必然是一种社会小说、世态小说。对于整个乡村中国的政治体系来说，乡镇是一个基本结构。到了近代，虽然中国超稳定的宗法封建专制政治已经是强弩之末，它的每一根触须却还深深扎入乡镇。加上四川特殊的环境，兵、匪混一，枪杆子决定一切，官府、粮绅、军阀、袍哥各自为政，又相勾结，四种力量盘根错节，织成复杂的社会之网。而乡镇正是山高皇帝远，政治中心的每一变动信息传导到它这里已然衰竭、变形，这里最是鞭长莫及，最能保留黑暗的遗物，也最保留得无法无天。沙汀因其舅父是当地袍哥领袖出身的有势力的乡绅，从童年时期跟随舅父“跑滩”，便早熟地明了乡镇社会的一切内幕，他简直是乡镇掌故的一个天才，而先进的政治文学观念赋予他现代的批判精神，写出了个“原始”的实力社会和由野蛮统治权力促成的人间悲喜剧，他的全部乡镇小说向今人传诉了刚刚逝去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就显得更其真切。再看乡镇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它是一切封建正统文化沉积的底层，举凡等级家长制度、宗法观念、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男女尊卑、人身依附、以权代法等等，都在这里通行无阻，长久保存（沙汀乡亲们的辫子是在辛亥很久之后，由把守城门的团丁、警察手执成衣匠使用的大剪刀强迫剪去的）。另一方面，乡间具有活力的民间文化又将乡镇做为献演的第一块广场。民间的质朴、重义、豁达、平均、坚韧、自强

的精神，经过乡镇文化消费的恩物——四川茶馆，运用民间艺术、娱乐、节假、商市各种形式，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相抵触、相渗透，潜移默化地铸就乡镇人的性情脾胃，爱好习俗，铸就乡镇人的特殊风貌。沙汀太熟悉这些了，他的乡镇小说就不以描绘乡镇风景为主，那只是一个背影，他的为人称道的深厚功力在于他对每一个乡民的社会地位，处于何种社会网络结点的准确无误的把握，并按照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更为重视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造成作用的理解，来表现他们从外乡人看来类似传奇色彩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刻写出四川的乡镇世态。卞之琳先生称颂沙汀晚年写出的中篇小说《红石滩》为了不起的社会“风俗画”，与《清明上河图》相同，“在美的欣赏上将流传下去”，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可以见到沙汀乡镇小说的另一特征，它的主体人物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主要不是以叙述中国现代农民的历史性命运和揭示中国农民的活的灵魂见长的。乡镇小说与乡土小说之异趣，这也是一点。沙汀最成熟的小说都是乡镇人物性格小说，而其中活灵活现摇摆着的人物，均是乡镇大小土劣：乡长、联保主任、团总、豪绅、舵把子、袍哥大爷、地主粮户、代理县长、老法团、商会会长、防空协会主任、小老板、参议员、巡官……构成一幅斑斓的乡镇群丑图。这些乡镇基层统治者施展暴力，毫无顾忌，他们心灵贫乏，但极富于行动，每日每时干着欺男霸女、草菅人命、侵吞公款、买

卖壮丁、囤积居奇的恶政而行若无事，吃人连骨头都不吐。比如一边吞下整碗的干耗牛肉，半闭着眼，“工尺”“工尺”拉着川调西皮正板，便决定下别人缴不缴救国公债的联保主任（见《联保主任的消遣》）。此篇写于1938年晋西北根据地的岚县，他难忘乡镇。这里的背景是真正安昌镇，联保主任拉胡琴的公园便是沙汀创建的，因篇幅关系此篇未选）。还有不动声色把妻子活活钉入棺材的连长丈夫（《在祠堂里》）。这种行恶已经不自知到习以为常的程度，冷峭的从旁描写，往往发生动人心魄的效果。而且，不仅心地残暴的恶人这样地干，可怜可鄙的小角色如保甲长之类，一边受着更横暴势力的扶持，一边也欺侮更弱的人，这便是“滥恶人”形象。甚至因颀顽可笑，还有像龚老法因龚春官这样为人和气、不染钱财，不参与派别争斗的人（看他给孙儿在宴席上捡腊菜真是个好祖父），他盖过章的公事可能是天下最恶的公事，但他从未谈过，他是个“善恶人”。因了四川乡镇的封闭与山民的地方性，各色各样的恶人性格异常丰富，沙汀小说也就为各种恶人造像，发挥出魅力。沙汀嘲讽这些恶人的心态，有左翼作家和乡里乡亲这两重身份，他于是出离了愤怒，超越了愤怒，与批判对象拉开适当距离，让冷静中内藏机锋，结果使他的乡镇小说取得了极高的喜剧质地。他自己谈起喜爱的俄国作家抨击农奴制社会却不采取正面的刻毒揭露手法，深表认同（请注意他早期揭露性的描写是与传奇性结合的，强奸孕妇、路杀情人，逼迫兄长枪杀逃兵弟弟

等等,都把真凶藏在背后,而强调事件的凄厉情调),他的含蓄调侃、嘲弄,让人物自己的行为揭发自己的貌似客观的描写,运用得十分老到精熟。沙汀也有写得火爆的时候,这便是让恶人互相面对,像在其香居茶馆和在北斗镇里上层人物的一场明争暗斗,但写起对白来,藏匿依然极深,不让人物把力量使足使尽,叫你对“恶”也不易一下看透而更感战栗。这里面都包含着沙汀乡镇小说特殊的讽刺美学追求。他避开了肤浅,又恰当地掩藏了自己不像鲁迅那样的思索之深。他是成功者。

如果说沙汀早期的乡镇讽刺有时用黑暗画面把读者压得无法喘息,到了后来他有所改变,调笑出现轻松的空档。像《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这里不仅有用破电影机欺骗乡民的抗战蠢虫,还有能一遍一遍地去上当的乡镇观众呢,他们在上当之中渐渐感到了趣味,甚至投入进去,这实在令人想想我们这个民族了。《艺术干事》是我欣赏的小说之一,在沙汀作品中也是一个意外。这一对男女青年健康的公开的欢爱,丝毫不显出可笑,却反衬出乡镇舆论的愚昧和乡镇环境的恶俗不堪状态。这是作者少有的不把讽刺的火烧向统治人物,而是烧向乡镇俗民的一篇东西,表明他对鲁迅批判传统的真正心领神会。

沙汀写小说用笔简约,讲究提炼细节,用心于篇章,工于结构,大部分有上升高潮,有延宕跌落,属于一种戏剧型的。茅盾非常称赞他,认为“沙汀的作品在那时才是货真价

实的短篇,我是很佩服他的”(《短篇创作三题——与青年作者的一次谈话》)。我觉得读他的乡镇小说品质还不能忽视他善于烘托制作场面气氛这一点。不仅是像《在祠堂里》一篇,运用侧面描写,把对封建礼法的愤怒发泄全部融入夜间的各种幽凄的音响,包括恰当的空白、休止,渲染杀人的惨酷情状十二分出色。而且,像茶馆里的场景,一层一层起伏变化的争吵,乡场上单调的空气,十字口街市的攘扰,典型的乡镇小景都能刻划尽致,似成了他的“绝活”。《一个秋天晚上》原题《堪察加小景》,即边远故乡的乡镇小景,改为“一个秋天晚上”更点出时空。因为这里面的一个瞬间良心发现的“恶人”班长,本想乘机奸污被关押在乡公所的流娼,就是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在被另一个老实所丁几次无心的打断后,让流娼的倾诉勾起自己躲避壮丁的身世,暂时(可以感到他还会作恶)洗刷掉肮脏的欲念的。气氛简直参与了整个故事,改变了人,使得此篇成为沙汀最富诗意,最美的小说。

我编这个集子,在十万字左右的框架内,想尽量传达沙汀乡镇小说精华的各个方面。有时为此不得不把同样够上水平的小说割爱,比如《兽道》、《代理县长》等。所选12篇,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用《人物小记》和《某镇纪事》打头,有多种意义。《人物小记》是较早的人物小说,全篇以乡场人物性格的一个刻划单元为结构始终。它只有3000字,而本集没有超过一万字的短篇共有八篇,像脍炙人口的《在其

香居茶馆里》才12000字，很能体现出沙汀的简约风格。《某镇纪事》类似散文，但从来选在小说集里，此篇挟带川味的乡镇气扑面而来，令人微醺。《丁跛公》以下三篇为沙汀左联后期寻到自己文学的乡镇根性后，写出的成型产品，无论是人物形象与场景描写都属上乘。《防空》之后，沙汀进入抗战讽刺写作时期，政治意向与乡土描写结合得不露斧凿痕迹。《艺术干事》、《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一个秋天晚上》都显出不同的亮色，使他的暴露变得色彩丰富。《范老师》代表他1946年至1949年期间的反战倾向，这一段他的写作的火气逐渐升高，所以此篇的刻划力尤显珍贵。《夜市》是《红石滩》的第一节，先期按短篇发表过，后来的中篇里“吴老师”改成“伍老师”。这段刘家烧房柜台前酒客们的谈论，引出时代，引出人物，引出场景，一笔几面，恢复了他以往的乡镇小说雄姿和活力，以80高龄而能有如此不凡的成绩，是一个小说家多么欣慰的事情，但还不是他的最后封笔，他仿佛不知道什么叫做封笔。

新时期十几年来，何士光以贵州乡场小说驰名，他是写乡魂的觉醒的。其他的乡镇小说，由于我的阅读见闻的浅陋，肯定是有的，至少，林斤润的矮凳桥系列应当说是新的乡镇体，《溪鳗》、《袁相舟》、《李地》，乡村钮扣集市的兴起掺合着一镇上人事的变迁，正是乡镇社会世态表达的正宗，文字不像沙汀黑白版画一样有棱有角，却更具灵性。当然中国南北东西的乡镇，山镇水镇芙蓉镇，各有各的秉性，现今

改革中的乡镇当然更是通向市镇的。我第一次听说稍稍知道的辽宁海城县改为海城市，心中曾起过一个念头，那里的北方乡镇风貌是否正在消失呢？搞文学的人不免恋旧。但中国乡镇的消失怕还得有些时间吧，消失后回顾性地怀想又够写一阵子的。乡镇的盛衰是乡村中国向工业中国过渡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沙汀的乡镇小说会有重新被估价、被激活的可能。

1991年4月6日于和平里

乡
镇
小
说

目 录

序·····	吴福辉
人物小记·····	1
某镇纪事·····	7
丁跛公·····	20
在祠堂里·····	37
龚老法团·····	50
防 空·····	64
在其香居茶馆里·····	78
艺术干事·····	97
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	114
一个秋天晚上·····	138
范老老师·····	156
夜 市·····	172